

第四十章 楊氏被休

蘇珍珠額頭上的傷還沒好完，上官家貪汙受賄的判決就下來了——

上官家的二老爺被革職，同時罰銀五萬兩。

這個處罰不輕不重，畢竟還有德妃和永王在。

蘇珍珠在頭上的撞傷看不出一絲痕跡後就進宮去探望了毓貴妃。

毓貴妃對她的到來很開心，捧著蘇珍珠的頭仔細檢查了她的撞傷，確定真的什麼痕跡都沒留下她才放下心，對蘇珍珠道：「上官家的人就是噁心。」

「我懷疑他是故意撞上來的。」蘇珍珠悄聲對毓貴妃道：「其實當時沒那麼嚴重的，我只是不想看上官雨一副對什麼都有把握的樣子，就裝頭痛了。」

毓貴妃一向對她好，蘇珍珠也不想瞞著她。

毓貴妃從兒子口中已經知道這件事，但從準兒媳口中聽到的感覺還是不一樣的，這說明準兒媳相信她，另外三個王妃哪個敢和她們婆母這樣說話。

懷著詭異的滿足心理，毓貴妃叮囑蘇珍珠，「下次他還敢這樣，妳就裝暈，本宮看他上官家有多少人能革職，有多少錢來交罰金。」

蘇珍珠捂唇直笑。

在朝陽宮待了會兒，蘇珍珠說起德妃給她送東西的事，現在進宮了自然得去感謝一番。

毓貴妃沒攔著，只讓心腹大宮女陪著她一起去，走時對她道：「早點回來幫本宮插花。」

插花是假，讓她有理由早點回來是真。蘇珍珠笑答，「是，清寧遵命。」

到了德妃的宮裏，宮女通報後引著她去正殿。

德妃的宮殿沒有朝陽宮那般金碧輝煌，處處透著一股淡雅。

臨近正殿，蘇珍珠還沒進去就聽到一道女聲不高興的說——

「她來幹什麼？要不是她，我爹也不至於成現在這樣。」

說話的人是永王的側妃上官鶯，被革職的上官二老爺就是她的父親。

宮女止步正殿門口，蘇珍珠帶著毓貴妃的大宮女一起進去。她給德妃和永王妃見了禮，至於上官側妃，側妃的品級是正三品，尚不及她。

上官鶯陰陽怪氣的道：「郡君還真是矜貴，不過撞了一下就要請太醫，鬧得京城人人皆知。」

德妃斥了上官鶯一句，不過似乎是身體不怎麼好，聽著沒什麼力。

蘇珍珠本就不怕事，有人撐腰就更不怕，當下就淡淡一笑，「是啊，還要多謝貴府的二公子，要不是他，還體現不出我的矜貴來。」

「妳……」上官鶯氣得臉色鐵青的指著蘇珍珠。

蘇珍珠坐到永王妃的旁邊，很好心的說：「上官側妃妳可千萬不要罵我，我矜貴得很，妳一罵我，萬一我一口氣喘不上來，暈了怎麼辦？」

對待不要臉的人就是要比她更不要臉。

永王妃忍不住笑了出來，雖然她急忙拿帕子捂住了，但該聽見的還是聽見了。

上官鶯臉漲得通紅，氣得嘴唇都抖了起來。

德妃開了口，「鶯兒下去。」

「姑姑！」上官鶯不想走，走了她就輸了。

「下去。」德妃又說了句，而且聲音明顯變冷。

上官鶯抬頭去看德妃，對上一雙冷冰冰的眼睛。她是怕德妃的，見德妃是真的動了怒，什麼都不敢說就退了出去。

她走了，德妃歎了口氣，面色疲憊的對蘇珍珠道：「她心裏不痛快，妳不要和她計較。」這不痛快的原因自然是因為她爹被罷官了。

親弟弟被罷官，德妃不是不氣，剛才她也有意想讓上官鶯打壓一下蘇珍珠，可上官鶯太不行，對上蘇珍珠除了把自己氣得跳腳外什麼用都沒有。

蘇珍珠聽明白了德妃的話，她們不待見她正常，可她沒有義務要承擔她們的怒氣。她起身微微一福，然後站直了身體道：「清寧能理解她心疼她父親的心情，只是她卻不應該來怪我，畢竟不是我讓上官兩來撞的馬車，也不是我……」說到這兒她頓住，又福了福身，「是清寧口不擇言了。」

饒是德妃幾十年的城府，聽了蘇珍珠的話也不禁冷了臉。她娘家兄弟是她最大的倚仗，是她的左膀右臂，如今老二被貶官相當於斷了她一臂，以後的路更難走了。

「貴妃娘娘還等著清寧回去插花，就不打擾娘娘了，清寧告辭。」

蘇珍珠走出正殿就聽到了茶杯摔到地上的聲音，她勾了勾唇，回了朝陽宮。

另一邊，永王妃呷了口茶後放下茶杯，「王府還有事，兒媳告退。」

德妃抬頭，冷冷的看著她的兒媳婦。她當時費盡心機給兒子挑了個家世出挑的王妃，想著能借力，可這兒媳婦不僅不幫她，還讓她兒子越發對皇位沒興趣。

永王妃像是沒感覺到德妃的目光，她按照規矩行了禮便離開了正殿。

蘇珍珠回朝陽宮，還沒進去就有宮女來說皇上和寧王來了。

寧王來蘇珍珠是猜到了，但皇上怎麼也來了？

她被引去偏殿，進去一看，皇帝和寧王分坐兩邊正在下棋，毓貴妃陪坐在皇帝身邊，正在「指導」皇帝下棋。

看到蘇珍珠回來了，連禮都沒讓她行，毓貴妃就吩咐宮女在寧王旁邊加個凳子。

蘇珍珠看眼寧王，雙腿併攏的坐了下去。

她不精通這個，但看還是能看懂的，本來寧王和皇帝旗鼓相當，在毓貴妃「指點」幾次後皇帝就現了落敗之勢。

再一次的撿起棋子，皇帝扭頭道：「觀棋不語真君子。」

毓貴妃挑挑眉，半點不心虛，「有本事你不要來我朝陽宮下啊，你在勤政殿下棋我不就看不到，自然也就不會說了。」

皇帝不說話了，扭頭繼續下棋，最後又得了毓貴妃的幾次指點，成功的輸了。

皇帝不想下棋了，讓宮女來收棋盤，毓貴妃攔著不讓，她看向蘇珍珠，興沖沖的道：「珍珠，我們兩個來下吧。」

「啊？」蘇珍珠愣了一下，猛搖頭，「我下得很差。」

「沒事，我也下得不好，宸兒在他八歲的時候就能下贏我了。」說著毓貴妃就把皇帝從位置上拉了起來，她坐了上去。

蘇珍珠求助的看寧王，寧王笑著主動站起來給她讓位置，「放心，贏她很容易的。」

蘇珍珠，「……」

毓貴妃，「……」

皇帝瞪寧王，「怎麼說你母妃呢？」

毓貴妃轉頭瞪皇上，「宸兒又沒說錯，你吼什麼吼？」

皇上，「……」

不一會兒，寧王的聲音和皇帝的聲音接連響起，他們在指點毓貴妃和蘇珍珠下棋。

一個剛才還說「觀棋不語真君子」，另外一個被許多人讚為君子典範。

毓貴妃和蘇珍珠面面相覷，最後四個人下了一盤棋。

吃過午膳，寧王送蘇珍珠回蘇家。

馬車離了宮，蘇珍珠問寧王，「皇上和貴妃娘娘一直都是這麼相處嗎？」

寧王點頭，「在我有記憶以來就這樣。」

蘇珍珠咬了咬唇，她想不通為什麼皇帝在這麼寵愛毓貴妃的同時還能有這麼多的妃子，他不怕毓貴妃傷心嗎？

寧王一看蘇珍珠的表情就知道她在想什麼，攬住蘇珍珠的肩膀，將她擁入懷中，

「他是個糊塗的人，但我不是。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。」

他親親蘇珍珠的頭髮，承諾道：「我會讓你永永遠遠都幸福沒有煩惱。」

蘇珍珠抱住寧王的腰，蹭了蹭他的胸膛，閉上眼睛小聲道：「我期待著。」

馬車停到蘇家影壁處，蘇珍珠剛下車，小廝就上前道：「小姐，出事了。」

蘇珍珠彎著的嘴角頓時一沉，看向說話的小廝。

小廝看了眼寧王，猶豫了下手後小聲道：「二夫人偷偷進相爺的書房被相爺抓了個正著。」

那天蘇珍珠把楊氏在書房外面轉悠的事告訴蘇承宗後，蘇承宗就讓她不要管這事，說他會處理。

一聽小廝的話，蘇珍珠直覺是她爹出手了，思慮片刻對寧王道：「你回去吧。」

寧王不知細節，但聽出是二房出了事。這是蘇家家事，別說他和珍珠還沒成親，就是成了親這種事他也不好去過問。於是點點頭，「棘手的話就讓江紫給我傳信。」

「嗯。」

看著寧王走了，蘇珍珠才往裏走去。她先回了趟寶華苑，換過衣裳，也從如意口中知道了大概的事情——楊氏偷偷溜進了書房，蘇承宗發現當場大怒，請了族老來要蘇承嗣休掉她，並將楊氏逐出蘇家。

此時的蘇家正堂，楊氏跪倒在堂中喊冤。

蘇珍珠一進去所有人都看了過去，幾位族老要給她行禮被她攔住了，她走到蘇明珠身旁問怎麼回事。

蘇明珠也才來不久並不清楚，是周氏身後的潘嬪嬪小聲給她們兩個說了其中原委。

中午，書房門前兩個護衛其中一個因為腹痛去了茅房，楊氏又以看到可疑人物為由引走了剩下的那個護衛。

兩個護衛都走了，楊氏進了書房，從懷中拿出了幾封信箋想要藏在一個隱密的地方，結果被從茶水間出來的蘇承宗撞個正著，和蘇承宗同樣撞見這一切的還有蘇承嗣和另外一個族老。

那幾封信寫的是一些朝廷的重要機密，收信人是蠻族人，落款人則是蘇承宗。

一旦楊氏真的把這些信藏在書房，再讓人搜了出來，蘇承宗就是通敵賣國。

通敵賣國，株連九族。

蘇珍珠震驚的看向楊氏，她怎麼敢？

這時一個小廝進來通報，蘇湘怡回來了，而很快蘇湘怡也來了正堂。

楊氏看到女兒，拉著蘇湘怡的手求救。

蘇湘怡安慰的拍拍楊氏的手，看向坐在上首的蘇承宗和另外一個族老。

事情她都已經知道了，楊氏的一個心腹見勢不對，悄悄的溜出丞相府去了安王府求救。

蘇湘怡恨，恨安王的詭計，恨她娘的愚蠢，更恨導致這一切的罪魁禍首胡婉真，要不是她對她下了藥，她娘就不會想給她爭取一個孩子而犯下這樣的彌天大錯。

蘇湘怡將楊氏扶起，交給她身後的兩個丫頭。今天這事是不能善了了。

一個族老見狀冷聲道：「湘怡丫頭，妳娘犯了大錯，不能起來。」

蘇湘怡看向這個說話的老頭，目光冷冷，「事情還沒查清楚，你憑什麼讓我娘跪？」

這個族老被蘇湘怡這冷冷一看，一時竟然有些畏懼，回神後便有些惱羞成怒，「怎麼沒查清楚了，這事是妳大伯、妳爹還有叔祖父當場看見的，還要怎麼查？」

蘇湘怡沒理他，她看向蘇承宗，冷笑道：「這難道不是大伯給我娘設的局？」

憑她娘的腦子，怎麼可能引走書房門口的護衛不讓人懷疑？她還在安王的時候就猜到是蘇承宗或者大房的人下的手。

「都說蘇丞相清廉高潔，想不到竟然會設計自己的弟媳，傳出去您也不怕被人笑話。」

「蘇湘怡！」蘇珍珠厲聲喝道。她一聽蘇湘怡竟然說她爹，立即站了出來，就算是她爹設計的又怎麼樣，若不是楊氏心懷鬼胎，她爹能設計到她？

蘇湘怡冷冷的看蘇珍珠一眼，回頭繼續望著蘇承宗，「你敢說你沒有設計我娘？」

坐在下首的王氏拍著桌子，「湘怡，給妳大伯認錯！」

蘇湘怡抬起下巴，「我為什麼要認錯？別以為我不知道，是你們蘇家容不下我娘，故意設計這些好趕走她。」

蘇承宗面沉如水，「妳娘引走護衛不是我讓她引走的，妳娘進書房不是我讓她進的，妳娘拿出的那些信件不是我讓她拿出的，蘇湘怡，妳說我是怎麼設計妳娘的。」

蘇湘怡咬牙，「那你們怎麼那麼巧在書房內？」她扭頭看向她爹，「爹，是不是他故意叫你過去的？」

蘇承嗣面色木然，抬起一直垂著的頭望向蘇湘怡久久不語。他一直覺得楊氏雖然不好相處，但也只是一些小毛病，無傷大雅，等以後他娘去世了，他們搬出丞相府也就好了。

可當他看到楊氏偷進大哥書房的那一刻，像是有一柄錘子敲在他心裏，後來知道

了那些信件的内容更是如遇雷劈。

「不是妳大伯叫我過去的。」蘇承嗣起身跪倒在正堂中央，「是承嗣無用，管教不嚴，請大哥將我們一家逐出蘇家。」

「爹！」蘇湘怡皺眉。

蘇承嗣說出事情經過，「很久之前我就和妳叔祖父在商量族學的事，今天我們約好一起去找妳大伯談這個事，當時妳大伯都要出門了，是我把他攔了下來……妳娘一進院子我們就透過窗戶看到了，那幾封信也是我親眼看著她從她懷裏拿出來的，在將上面隱藏的字現出來前，一直沒經過別人的手。」

「隱藏的字？」蘇珍珠看潘嬾嬾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潘嬾嬾指了指蘇承宗手邊桌子上的那個碗，「那些信初看並沒有什麼特別，內容也很平常，是相爺用一種特製的藥水將信浸濕才顯露了隱藏的字。」

蘇湘怡並不知道那些信裏面寫的是什麼，還想要爭辯，蘇燁偉含著眼淚道：「姊，娘真的做錯了，妳不要再說了。」

楊氏站都站不穩了，她搖搖頭，哭道：「不是的，我不知道信裏面還有隱藏著的字！」

楊氏平時耀武揚威，嫌貧愛富，得罪了族裏許多人，當下就有人冷呵一聲，嘲諷她道：「丞相的書房何其重要，難道妳是進去放著玩的？」

輩分最大的叔祖父開口道：「楊氏，妳若能說出是誰指使妳做的，我們可以對妳從輕發落。」

蘇燁偉一聽，立刻問楊氏是誰指使她。

望著兒子期盼的神色，楊氏捂著嘴直哭，她不能說啊，一說她女兒就完了，她不能說！

見他娘只哭不說話，蘇燁偉的心一沉再沉，他對他娘也算了解，他娘在乎的人不多，能排上號的就只有他和她姊。

他在相府，和相府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，不會是因為他，那就只剩下她姊。

娘親陷害大伯的憤怒和即將失去娘親的恐慌讓他轉身面向蘇湘怡，一字一頓的問：「是不是妳讓娘這麼做的？」

蘇湘怡張張嘴，發不出聲音，不是她讓娘做的，可這事也是因為她。

「是不是妳讓娘這麼做的？」蘇燁偉突然大吼，聲音嘶啞，半點沒有平時的那股書生氣。

蘇湘怡被嚇得渾身一顫，眼淚也跟著流了下來。

「不是的，不關你姊姊的事。」楊氏哭著把蘇湘怡拉到身後，「是娘做的，娘只是想嚇一嚇你大伯，沒想害蘇家，娘不是有意的！」

看著楊氏，蘇燁偉又哭又笑，退著走到他爹身旁，轉身跟著跪下。

蘇承宗不想因為楊氏而沒了弟弟和侄子，他起身去扶起蘇承嗣，蘇燁華見狀也把蘇燁偉扶了起來。

蘇承宗對他們父子道：「本來這事我們應該報官處理，但她畢竟送走了爹，又為蘇家傳宗接代，我和叔父及其他幾個兄弟商量了一下，意思是將楊氏休掉。你們

可同意？」

「不，」楊氏一下子撲到蘇承嗣的腳邊，「我給你們蘇家生了兩個孩子，你們不可以休掉我！」

蘇承嗣低頭深深的看了楊氏一眼，抬頭對蘇承宗道：「我同意。」

見蘇承嗣表情黯然，蘇承宗拍拍他的肩膀，像小時候他考試考砸了那樣對他道：

「沒大事，有哥在。」以後他一定會給弟弟找一個溫柔和善的妻子。

蘇承嗣眼眶一紅，想起曾經他哥對他的關照，想到這麼多年因為楊氏而慢慢疏遠了他哥的事，情不自禁的喊了聲大哥。

王氏抹著眼淚，覺得休掉楊氏也好，這一幕她好久好久都沒看見過了。

楊氏的處罰已定，又有人提出剛剛蘇湘怡對蘇承宗的汗巖和無禮。雖然沒提到剛才蘇燁偉對蘇湘怡的質問，但在座的人心裏有數，楊氏的事就算不是蘇湘怡讓她做的，也和蘇湘怡脫不了干係。

蘇承宗看向王氏，「娘，您決定吧。」

王氏聞言怔了一下，旋即明白大兒子是怕懲罰重了她不同意。她看向她疼愛了這麼多年的孫女，三個孫女中她最疼愛的就是蘇湘怡，她的好東西也多是給了她，算是圓滿了一分祖孫情了。

她站起身長歎一聲，「湘怡，以後妳還是不要回蘇家了。」說完她就讓丫鬟扶著從旁邊離開。

蘇湘怡捏緊了拳頭沒說話，也無話可說。

蘇承嗣當場寫了休書，蘇湘怡讓人給楊氏整理了東西，便帶著楊氏走了。

第四十一章 人人都想給聘禮

蘇家沒有報官，但楊氏被休的事依然傳開了，加之楊氏和娘家兄嫂關係不睦，最後在外城買下一個小院兒住著。

蘇承宗雖沒有報官，卻沒有瞞著皇帝，他把那些信交給了皇帝。有些話不用說出來，皇帝和他都心知肚明。

只一天，皇帝就查出了與楊氏接觸過的人是安王，目的不用說，就是為除掉蘇承宗，原因也只有一個，寧王和蘇家的聯姻讓他有了危機。

氣憤大兒子的同時，皇帝對蘇承宗越發滿意。蘇承宗完全可以用這個來打壓安王，安王勢弱，此消彼長，寧王就勢強了，可他沒有這樣做。

誣陷朝中大員有通敵賣國之罪，即便是親王也不能輕易饒恕放過。明面上皇帝沒有懲罰安王，也沒有補償蘇承宗，只是三月初，蘇承宗的大兒子回來時跨級晉升，留在了京城。

至於安王，只有他自己知道皇帝有沒有懲罰他。

楊氏走後，變化最大的不是蘇承嗣而是蘇燁偉，他主動來找蘇燁華，希望可以學些簡單的武藝強身健體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去求蘇承宗幫他再找一個老師。

現在的蘇燁偉有些蘇家嫡長子蘇燁霖的風範，想必假以時日，他一定能夠成長起來，成為蘇家二房的支柱。

而蘇承嗣正值壯年，不可能不娶妻。

王氏留了一個月讓蘇承嗣緩衝，一個月後就興沖沖的找了媒婆要給蘇承嗣說親，不求多的，只要性子好就行。

那媒婆來之前打聽了下蘇家休掉楊氏的事，拍著胸脯跟王氏保證她會把事情辦好。

蘇承嗣不想這麼快就成親，但王氏心疼兒子，一定要相看起來，蘇承宗也贊成。見母親和哥哥都同意，蘇承嗣也沒了辦法。

一天晚上他去了兒子的房間，告訴兒子這件事。

蘇燁偉早就知道這件事了，他給蘇承嗣倒了杯茶，「這是應該的，二房總不能沒有女主人。」

楊氏離開後，一直是周氏在安排二房的諸多事宜。

「燁偉！」蘇承嗣覺得他最對不起的就是兒子了，「你放心，就算爹娶了新夫人，你在爹心中的位置也不會變。」

蘇燁偉難得和蘇承嗣開玩笑，「有祖母和大伯在，您變了會挨揍的。」

蘇承嗣愣了一下，不禁笑了出來。看著日漸出色的兒子，他欣慰不已。

媒婆很用心，半個月後就來給王氏消息了。

一個是五品官員家的一個庶女，年方十六，容貌姣好。要知道蘇承嗣也才六品而已，他又年紀大了，還有一兒一女，這樣的條件能找到這樣的姑娘是撞大運，高攀了。

媒婆把那個姑娘誇上了天，王氏卻沒有先急著高興，她有自知之明，小兒子不如大兒子，這家姑娘的條件這麼好，卻想要嫁一個和她爹差不多大的男人，怎麼想都不對。她將目光投向了周氏。

周氏也覺得不妥，「似乎有些不大合適。」

媒婆來前是收了游家的荷包的，立刻對王氏道：「合適，怎麼不合適了，嫁過來給您生個大孫子不好嗎？」

王氏還是沒說話，她算是看明白了，她沒周氏能幹，這樣的事還是交給周氏比較放心。

周氏在心中歎了口氣，又覺得有些好笑，但王氏能讓她參與也算是相信她，對她看重了。她看向媒婆，這媒婆說有兩個人選，可把這個庶女說了之後就沒說第二個，還一直誇她，似乎就怕她們不答應。

「這游家可是先與妳聯繫過了？」周氏突然問。

媒婆神色一頓，目光閃爍，周氏一看就明白了，「妳還是給我們講講第二個吧？」媒婆一聽就知道周氏不喜這游家姑娘，她還想再說幾句，可一看到周氏似笑非笑的表情就說不出口了。

第二個姑娘姓張，今年已經二十有二了，是個舉人家的長女，家境一般，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弟弟，這弟弟是她一手帶大，學識了得，小小年紀就中了舉人，來年參加春闈，說不定還能得個進士回來。

周氏挺滿意這個的，看王氏也聽著不錯，就問：「那怎麼一直沒說親呢？」

媒婆道：「張家姑娘自小有個娃娃親，只是對方身體弱，在成親那年沒能熬過去。這姑娘也重情，雖然還沒嫁過去但主動提出給他守了三年孝，這便把年紀給守大了，耽擱到了現在。」

周氏覺得這個張姑娘不錯，但還是先請媒婆離開，她和王氏商量一下。

王氏也覺得不錯，書香門第出身，又是長女，自然能幹又明理，還有個弟弟是舉人，以後說不定也能入朝當官。

得了王氏的話，周氏沒立刻回媒婆，而是找了人去張家附近打聽，確定媒婆沒有誇大其詞，她才讓人給媒婆回話。

一天，周氏在街上「偶遇」了張家姑娘和她的大伯母，便邀請她們去蘇家坐一坐。蘇珍珠無事，知道未來二孀來了，她便也去了慈安堂。

周氏介紹後，張家姑娘和她大伯母連忙要給蘇珍珠行跪禮，被蘇珍珠扶住。

坐下後蘇珍珠打量她這位未來二孀，長相溫婉，眼神清亮，說話時落落大方，看著便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。再看她的大伯母，雖然有些惶恐不安，但也很努力的在誇她侄女，可見平時關係不錯。

女方來了，蘇承嗣不可能不碰面，王氏朝一個丫鬟使了個眼色，一會兒蘇承嗣就來了。

蘇承嗣長得不差，只是以前總低頭彎腰，沒有精神顯得有些頹廢，現在昂首挺胸，看著竟不像是四十歲的人了。

王氏給他們相互介紹，這是蘇承嗣第一次見到張姑娘。在見她之前，他覺得成親不過是讓母親和大哥放心而已，可是一看到張姑娘，他嘴巴張了張，緊張得語無倫次。

眾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滿意張姑娘的，一時又是高興又忍不住想笑。

和蘇承嗣差不多，張姑娘原本只是想早點嫁出去以免耽擱了弟弟成親，見蘇承嗣一表人才，和她想像中的老頭子完全不一樣就很高興了，又見蘇承嗣和她見禮時的緊張模樣，她忽然對以後的生活有了信心，紅著臉見了禮。

二房需要一個女主人，張姑娘也年紀不小了，雙方都耽擱不起，於是很快就定下了親事，婚期也定得早，就在七月。

驚喜的是定下婚期這天，蘇燁霖和小周氏回來了。本來他們早就該回來的了，可因為蘇燁霖的公事給耽擱了。

二兒子定下了親事，大孫子和懷著她曾孫子的大孫媳婦回來了，雙喜臨門，王氏高興得很，特意說了晚上在她的慈安堂用飯，還讓周氏去把蘇明珠和修哲成叫回來。

蘇明珠還把天雪帶回來了。六個多月的天雪比剛出生時更加惹人疼，蘇珍珠抱著就不撒手。

小周氏如今懷孕差不多有七個月了，看著孩子也很喜歡，她扭頭對蘇明珠道：「要是我生個兒子，我們當親家吧？」

蘇珍珠正在逗天雪，一聽這話不對了，天雪是要留著以後給她當兒媳婦的，怎麼能讓嫂子搶了去？

蘇明珠早就忘了她曾經說讓天雪當蘇珍珠兒媳婦的事，一聽親嫂子的話笑道：「行啊。」

「不行，」蘇明珠想也不想就說了，見姊姊和嫂子用奇怪的目光看向她，她靈光一閃，說：「得找個比天雪年長幾歲的，大點更會心疼人。」

小周氏笑著反駁蘇珍珠道：「這還是得看人，有些男人年紀小一樣會心疼人，再說他們也相差不到一歲，正合適。」

蘇珍珠急了，嫂子的兒子和天雪差不了一歲，那她的兒子該和天雪差幾歲啊？萬一她第一個生的不是兒子又怎麼辦？

蘇珍珠好傷心啊，關鍵是還不能對別人說，只能一個人悶在心裏。

在蘇明珠與寧王訂親前，蘇燁霖是打算這次回來後再外放三年的，一來他的資歷不夠，留在京城難以有好的位置，二來父親已經在朝中地位已經非凡，他若是還留在京城，不是太合適。只是在蘇明珠與寧王訂親後，他想了許久，決定這次回來就不走了。

皇位爭奪越發嚴峻，不管是為了蘇家還是為了妹妹，他都得在京城助父親一臂之力。

蘇承宗完全尊重兒子的意願。

他們父子倆都商量好了，若真的沒有好的職位就找一個空閒的先待著，也能空出時間讓他幫蘇承宗處理事務，不過他們沒想到的是皇帝竟然給了蘇燁霖一個想都想不到的職位——吏部侍郎。

這和當初徐長青一躍成為戶部侍郎一樣令人震驚。

有人不同意，但臣畢竟是臣，龍椅上的皇帝也不是個善茬兒，不需要他們的同意。大兒子有了前程，小女兒的嫁妝她早就開始準備了，是以王氏將周氏叫去幫忙蘇承嗣的親事時她一口就應下了，還主動提出用公中的錢來操辦婚事。

大房二房已經分家，現在是二房老爺娶親，按理這完全不關大房的事，但周氏幫著處理了二房這麼久的雜事，對二房的狀況清楚得很。

楊氏不是個會經營的，蘇湘怡出嫁帶走了二房一部分的東西，後來楊氏被休又帶走一部分，除了一些帶不走的，比如在蘇承嗣名下的地和莊子，二房真的沒啥東西了。

這些王氏也知道，知道後還把楊氏大罵了一通，可最後為了蘇燁霖的臉面，蘇承嗣和王氏都忍了下來。

王氏一聽周氏的話感動得眼淚都要出來了，說：「不用讓你們拿，我這還攢著不少的錢，只是給了老二，以後留給你們的就少了。」

周氏笑答，「這是我和夫君對二弟的一點心意，娘就不要和我們爭了。」

時間有點緊，但周氏將一切安排得妥妥當當，該給張姑娘的體面一個不少。

張姑娘一一都記在了心裏。

消息也很快傳到了楊氏耳朵裏。

楊氏被休的這段日子，她去找過蘇承嗣，但蘇承嗣被她的行為徹底傷了心，無論她說什麼都不信了，後來與張姑娘說親後，他更是對楊氏退避三舍。

楊氏還去找過蘇燁偉，蘇燁偉把楊氏帶到了酒樓的一個包廂，「娘，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做的事負責，您當初做了選擇，現在就要承擔這個後果。」

楊氏哭了，希望能引起兒子的同情，但蘇燁偉只淡淡道：「兒子希望您不要去打擾父親了，父親他並不容易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新的開始，我希望他能幸福。」他偷偷的去看過張姑娘，很溫柔，很體貼，和他娘完全不一樣。

楊氏傷心得不行，她後悔了，可是沒有後悔藥給她吃。她不禁想，要是當初她不想著靠女兒翻身，給女兒找戶平和的殷實人家，現在女兒也不會落到不能生育的下場，她也不會被休而無家可歸。

七月初一，蘇家辦喜事，熱鬧了整整一天。

蘇家並沒有給安王府發請帖，蘇湘怡也沒有回來。

當天晚上，小周氏發動了，生下一個七斤多的大胖小子。

蘇珍珠看著剛出生的侄子，又是開心又是難過，開心的是她當姑姑了，難過的是這個大胖小子會不會搶走她的兒媳婦啊。

等七月中旬，徐雲珠來找蘇珍珠去拜佛時，蘇珍珠悄悄許了個願，希望佛祖能保佑她一成親就懷上孩子，還一定要懷個兒子。許了願她還是不放心，又搖了支籤，拿起一看竟是上上籤。

看到上上籤，她一高興抱著籤筒又搖了一次，不過這次是給未來兒子和兒媳婦搖的。

看著手中兩支上上籤，蘇珍珠安心一笑，天雪當她兒媳婦穩了。

「妳誤會了，徐世子對我沒有那個意思，我對他也是如此。」

京城一家茶樓包廂裏，蘇珍珠對坐在她對面的徐雲嬌如此說道。

蘇家長孫的滿月酒後，蘇家上上下下就忙起了蘇珍珠的親事。

周氏對蘇珍珠的親事嫁妝等早有準備，加之有新嫁進來的二夫人張氏幫忙，府裏雖然忙，但一切井井有條。蘇珍珠這個主角卻是沒什麼事，所以徐雲嬌一送信來說想約她見一面，她立刻就同意了。

來時蘇珍珠還以為徐雲嬌是來和她說徐雲珠和蘇燁華的事的，沒想到徐雲嬌開口就說徐長青對她有意，還說她既然也對徐長青有意，就應該拒了和寧王的親事，嫁到徐家去。

「妳胡說！」徐雲嬌不信蘇珍珠的話，「過年你們家宴請客時，我分明看到我大哥給了妳一個盒子，妳也收下了。」

蘇珍珠想了下才記起徐雲嬌指的是徐長青給她的壓歲錢。

「還有，前幾日我哥也派人暗中給妳送了東西是不是？」那天她想去找大哥，想告訴他既然想要蘇珍珠就勇敢的說出來，不然就沒有機會了。哪裏知道竟遠遠看到大哥拿了一個大箱子給護衛，後來她讓人遠遠跟著，發現拿走箱子的人是蘇珍珠身邊的丫鬟。

蘇珍珠沉默，不知該怎麼和徐雲嬌說那是徐長青給她準備的嫁妝，她拒絕過但是沒有用。

見蘇珍珠不說話，徐雲嬌更覺得她的猜測沒有錯。蘇珍珠就是和她哥有了牽扯，但因為她哥身分地位不如寧王，蘇珍珠便選了寧王。

徐雲嬌很看不起蘇珍珠的腳踏兩條船，也不覺得她哥是真的喜歡蘇珍珠，她認為她哥是把蘇珍珠當成了替身，但若沒有了這個和新眉姊姊長得極為相似的蘇珍珠，她哥就很有可能要孤獨一生，和她哥孤獨一生比起來，蘇珍珠的毛病也就不重要了。

看徐雲嬌不相信她的話，蘇珍珠也不浪費口舌了，起身道：「有些事情妳不知道，我也不好和妳說，妳若有疑問就回去問妳大哥吧。」她往包廂門走，開門前她頓了下，又轉身道：「妳很敬重妳大哥？」

徐雲嬌緊緊的瞪著她不說話。

蘇珍珠淡淡一笑，忽然覺得徐雲嬌其實也挺可愛的，看著聰明，其實傻乎乎的。

「妳最好把事情弄清楚了再來，不要好心辦壞事。」

徐雲嬌回徐家後想了許久，才去見了徐長青。

都這時候了，她也不怕刺激徐長青了，開門見山的問徐長青是不是打算終生不娶？是不是送了東西給蘇珍珠？是不是如果蘇珍珠願意嫁他，他就不會孤獨終生了？

問著問著，她的眼淚就下來了，啪搭啪搭掉個不停。

徐長青使了個眼色讓謝一退下，帶著徐雲嬌坐下，看著淚眼婆娑的大妹，他歎了口氣。

這個妹妹是繼母的孩子，幼時他不討厭但也說不上多喜歡，對於他來說，只是府裏多了一個吃飯的人而已。但這個妹妹似乎從小就很喜歡他，會偷偷的看他，會很驕傲的和小姊妹說他有多麼多麼厲害。當年他失去新眉，萬念俱灰的時候府裏只有她發現了他的不對。

拿出手帕輕輕的擦去她的眼淚，徐長青問：「誰告訴妳的？」

徐雲嬌像是一下子癱了個人一樣，哭得停不下來，抽噎著斷斷續續的說：「我自己看到的，除了新眉姊姊與我和妹妹，你從來沒有對其他女人這樣好過，我知道你是因為她長得像新眉姊姊，你才把對新眉姊姊的感情轉移到她身上。」

說著說著眼淚又掉了下來，她抬起袖子直接在臉上一抹，做這個動作的她沒有平時貴女的模樣，倒是像徐雲珠，「可是她要嫁寧王了，她嫁了寧王，大哥你怎麼辦？」

徐長青又是好氣又是好笑，「她不嫁寧王我和她也沒可能！」

徐雲嬌抬著哭腫了的眼睛，扁著嘴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不適合告訴妳。」為了蘇珍珠好，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反正新眉都已經去了，比起一些虛名，讓蘇珍珠一切無虞才是他和新眉希望的。

徐長青嘴角噙著淡淡的，「我對清寧郡君沒有妳以為的想法。」

他不知道徐雲嬌今天去找了蘇珍珠，說完這個事他親自把徐雲嬌送回了房間。

另一邊，蘇珍珠和徐雲嬌分開後沒回家，而是去了寧王府。

問了知道寧王在府裏，她沒讓下人通報就進去了。

所有丫鬟小廝都知道她是王府未來的女主人，也知道他們王爺多麼寵愛這個王妃，個個都對她很是尊敬。

寧王在書房，她悄悄進去的時候裏面已經擺好了她喜歡吃的點心。

「不是讓他們不要通報嗎？」想給寧王一個驚喜的蘇珍珠撇撇嘴。

寧王替下人解釋，「不是他們通報的，王府裏有暗衛，妳一進王府他們就通知我了。」

蘇珍珠嘟嘴，「那不是一點驚喜都沒了？」

寧王縱容道：「那下次我讓他們不要通報了。」

和寧王相處久了，蘇珍珠似乎有點返老還童，不是容貌而是性格，比在蘇承宗面前還要嬌，偏偏寧王又縱著，有些時候事後蘇珍珠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

蘇珍珠被哄得高興了，「還是讓他們通報吧，你的安危比較重要。」

寧王溫柔一笑，「怎麼突然來我這兒了？」

「徐雲嬌約我出來說話，完了後我沒事就想來看看你。」蘇珍珠把徐雲嬌叫她出來的原因講了，「看不出來，她這麼為她哥哥著想。」

也是因為這樣，蘇珍珠並不生氣徐雲嬌對她的冒犯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寧王恍然。

「什麼？」蘇珍珠問。

寧王道：「我之前偶遇過這個徐雲嬌多次，她似乎有意接近我，但看我的眼神又不像是真的心儀我，我一直覺得奇怪。」

蘇珍珠眨眨眼，驚訝到難以置信，「你的意思是她想為了她哥把你搶走？」

寧王皺眉，這話怎麼聽著像他和徐長青有點什麼似的。

蘇珍珠沒注意到她話裏的歧義，喃喃自語，「那是不是她一直不成親也是這個原因？」

徐雲嬌要是能把寧王搶走，那她就沒了親事，就可以嫁給徐雲嬌她哥了。

寧王小聲道：「還是徐長青的錯，要是不認，他不就沒這事了嗎？」

蘇珍珠搖頭，幫徐長青說話，「我和小姨長得十分相似，恐怕就是不和姨父相認，徐雲嬌也會想把我……」後面的話不好說出來，「希望姨父能讓徐雲嬌想通。」

有徐長青和徐雲珠在，她不想徐雲嬌做錯事讓他們為難。

「不說她了。」寧王揉揉蘇珍珠的頭，拉她站起來，「我帶妳去看我給妳準備的聘禮。」

「不是內務府準備的嗎？」皇子成親的聘禮、公主出嫁的嫁妝都是由內務府準備的。

「這是我單獨給妳準備的，到時候加上內務府準備的一起抬去蘇家。」

寧王帶著蘇珍珠到了一間倉庫，推開門，裏面全是綁著紅綢的箱子，粗粗一看，怕是有二、三十抬。

一個管家躬身給了蘇珍珠一本冊子，寫的正是這些箱子裏面的東西，金銀珠寶、

綾羅綢緞、文房四寶、古玩字畫應有盡有。

寧王打開一個箱子讓蘇珍珠看，「過來看看，喜歡嗎？」

蘇珍珠合上冊子，走到箱子面前一看，一箱子的金元寶。

她嚥了嚥口水，好東西誰不喜歡，只是現在有一個問題——聘禮會隨著嫁妝再送回來，她覺得她的嫁妝可能要超規制了。

皇家人，無論是喜事喪事都是有規矩的，這王爺成親的聘禮和王妃帶到王府的嫁妝都是有規定的。現在寧王給她這麼多，蘇家裏，周氏和蘇承宗還給她準備了許多，這麼多的東西她怎麼帶得過來？

事實證明蘇珍珠擔心早了，因為毓貴妃也有準備東西要添進聘禮裏。

皇帝見了道：「宸兒肯定也有準備東西，蘇承宗也不會吝嗇，妳再給這麼多東西，要逾制了。」

毓貴妃正興致勃勃的算著她有哪些好東西可以給兒媳婦，聽了皇帝的話，轉頭，目光幽幽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後說：「臣妾小時候無數次幻想臣妾成親時候的場景，幻想未來的夫君會送多少聘禮來，幻想臣妾能帶著十里紅妝，風風光光的出嫁，哪裏知道……」

她抽噎一聲，「哪裏知道長輩不慈，兄妹不愛，因為進宮陪在您身邊，一輩子也沒穿過正紅色，沒收到過聘禮，沒有帶著嫁妝出嫁。」

她吁了口氣，「現在宸兒終於成親了，雖然是接兒媳婦不是嫁女兒，但在臣妾的心中，兒媳婦和女兒沒有分別，臣妾希望珍珠能圓了臣妾心中的那點遺憾。」說著拿出手帕輕點眼角不存在的淚水，一邊用眼角餘光打量皇帝，見他沒有心軟就再抽噎上兩聲。

皇帝歎氣，明明知道她是裝的，可就是狠不下這個心，只好裝作不知道轉身離開。批了一會兒奏摺，皇帝忽然吩咐道：「去朕的私庫裏挑點好東西給貴妃送去。」好東西都給兒媳婦了，那她用什麼？

第四十二章 作了奇怪的夢

九月初三，寧王府送聘禮到蘇家，一抬又一抬扎實的聘禮讓看熱鬧的人不住的咋舌。

天子腳下的百姓還是要比其他地方的百姓多一點見識，知道王爺娶王妃的聘禮是有規定的，至少前面三個王爺娶王妃時，聘禮和嫁妝抬數都是一樣，然而寧王的聘禮明顯已經超了數，而且後面還有聘禮沒有抬出寧王府。

「這也太多了吧？」一個大約五十多歲的老頭數嫁妝抬數數到一個數，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，「我活這麼大歲數還沒看見過這麼多的聘禮。」

旁邊一個人說：「你也不看看這是誰？」

「不都是王爺嗎，難道他比其他三個王爺尊貴能幹不成？」

「嘿，你這話說對了，這寧王他就是比其他三個王爺尊貴能幹。」說話的這人家中有些門路，比這些平頭老百姓知道得多了，語氣有些瞧不起這些人，又有些顯擺的說：「你可知道宮中哪個妃子最受寵？」

周圍幾個人都扭頭看過來，「哪個？」

「自然是毓貴妃，也就是寧王的母妃，進宮幾十年了，聽說皇上就沒對她說過一句重話。寧王是毓貴妃的兒子，又是皇上的小兒子，自然要受寵許多，成親的聘禮多上一點也正常。」

「難道其他幾位王爺就沒有意見？」家徒四壁的人家要是一碗水端不平都還會鬧得雞飛狗跳，更不用說皇家了。

「這就知道了，不過就算有意見又怎麼樣，只要皇上允許，他們不也沒法……」這不過是他們這幾個的閒聊，卻也說中了許多，得知寧王的聘禮，後宮中的惠妃、敬妃、德妃都恨得牙癢癢。一樣都是王爺，一樣都是成親，憑什麼寧王的聘禮就多這麼多？

但她們再氣也知道不能直接去和皇帝說，於是九月初四的早朝上，有好幾人同時參了寧王一本，說他不尊祖制，聘禮已經超過親王成親的規制，甚至比過去太子成親的規制還要多。更甚者還有人說寧王心懷不軌，比太子成親還要多的聘禮是因為他有意皇位。

有人參寧王自然也會有人站在寧王這邊，兩方人舌戰許久，忽然發現一直沒聽到皇帝的聲音，抬頭一看，皇帝面無表情的看著他們，一時眾人都噤若寒蟬。

皇帝冷笑一聲，「你們以為朕眼瞎了還是耳朵聾了？」

「臣惶恐。」殿下的所有人垂頭躬腰。

皇帝語氣透著森寒，「既然如此，你們覺得朕會不知道這件事，要你們特意說出來？」

所有人腦子嗡了一聲，抬頭驚愕的看了皇帝一眼，又迅速的低頭。

皇上知道寧王的聘禮超越了品級，難道說這是皇上有意而為，因為他打算封寧王為太子？

皇帝依次點了安王、永王、賢王的名字，「你們可對你們弟弟聘禮過多一事有不滿？」

安王是不滿的，可父皇都說出那樣的話了，他只好說沒有。

永王溫和道：「兒臣萬萬不敢有這樣的想法，兒臣知道內務府給我們兄弟幾人準備的東西都一樣多，是貴妃娘娘心疼四弟才加了一些。兒臣做哥哥的不僅沒能想著給弟弟添點東西，怎麼還能嫉妒不滿？」

賢王是個混不吝愛惹事的，但他也有腦子，若是平時也就大聲說出他不高興了，但父皇生氣了，他再這樣說，除非他嫌自己的日子過得太安逸了。他也算是看明白了，上面那個皇位他是沒機會的，不如想法子讓自己過得好點。

於是他道：「沒有不滿，我昨日還和王妃說四弟好不容易成親了，初九那天定要送個好東西給四弟。」

「嗯，你有心了，」皇帝點頭道：「朕記得你有一株紅珊瑚寶石樹，朕看那個就挺好的，看著也喜慶。」

賢王嘴角一僵，那個東西是他從父皇這死皮賴臉要來的，放在他私庫裏，連他王妃想要他都沒給。

「你不願意？」皇帝聲一沉。

賢王咬牙，「沒有，兒臣在想要不要再添點寶石上去。」

寧王站出來，拱手，「四弟先謝過三哥了。」

賢王皮笑肉不笑，聲音從牙齒縫裏擠出來，「沒事，應該的，誰讓你最小呢。」一場本來是追究寧王罪責的早朝，莫名其妙成了三位王爺要送什麼東西祝賀寧王新婚。

早朝後，皇帝歇了一會兒，擺駕去了朝陽宮。

毓貴妃已經知道早朝上發生的事了，她早就猜到會這樣，並不驚訝也不害怕。看到皇帝來了，她親自泡了茶端到皇帝手邊，「幸苦皇上了。」

皇帝端起茶盞喝了一口，有些感慨道：「只有朕幫了宸兒妳才會這般對朕，在妳心中，朕永遠都不及宸兒。」

「那當然了，」毓貴妃托著腮看著皇帝，語氣平穩，「您是許多人的皇帝，可兒子卻只是我一個人的兒子。我能完全擁有兒子對我的母子之情，可是我不能完全擁有您的感情。我很貪心，即使我得到了最大最多的那一份，不完整就是不完整。」皇帝怔了下，他以前也說過這樣的話，可她每次都敷衍過去了，從沒有這樣認真的回答過他，他看著毓貴妃久久沒有說話。

毓貴妃淡淡笑著，似乎並不知道她剛剛說出的話對皇帝的衝擊，「皇上要留下來吃午飯嗎？」

「不了，」皇帝起身往外走，「朕回勤政殿了。」

毓貴妃起身行禮，「恭送皇上。」

皇帝走到門口又停下腳步回頭看了毓貴妃一眼，她依然漂亮，但眼角已經有了歲月的痕跡，不知不覺，她已經在這宮裏陪了他這麼多年。

「皇上有事？」毓貴妃彎彎唇角。

皇帝看著看著，彷彿回到幾十年前他與她初見的場景。

他搖搖頭，大步離開。

一個嬪嬪讓宮女把皇帝的茶盞收下去，她給毓貴妃捏著肩膀，小聲說：「娘娘剛才的話是不是不太合適？」

毓貴妃閉了閉眼，「沒事，我瞭解他。」

九月初九，是蘇珍珠的大好日子。

而在初八那天，蘇家曬嫁妝，交好的夫人小姐會來祝福蘇珍珠以及給她添妝。

徐雲嬌、徐雲珠姊妹來得最早，在去寶華苑見過蘇珍珠後，徐雲嬌扭頭對徐雲珠道：「妳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話和郡君說。」

徐雲珠懵懵的看著徐雲嬌，可她面色嚴肅，再看蘇珍珠，就見她微笑道——

「雲珠先出去吧。」

兩人都叫她出去，徐雲珠只好出去了。

見蘇珍珠一說，妹妹就出去了，徐雲嬌撇嘴道：「雲珠竟然更聽妳的話。」

蘇珍珠覺得這樣的徐雲嬌有點好笑，她也真的笑了出來，得到的是徐雲嬌的一個

白眼。

一個平時笑不露齒、行不搖頭的貴女突然翻白眼，蘇珍珠的笑聲更歡了。

外面的徐雲珠心中本擔憂著她們會吵架，畢竟她能感覺到她姊不太喜歡蘇珍珠，聽到蘇珍珠的笑聲這才放心來。今天她是想一個人來的，可是早上她姊姊派人傳話讓她等她一起去。

徐雲嬌深吸一口氣，微微彎腰，「我是來為上次的事情跟妳道歉的，對不起。」

蘇珍珠扶住她，以為徐長青把事情都告訴了徐雲嬌，便說：「沒關係，算起來我們還是親戚呢，看在姨父的分上我也不會生妳的氣。」

「姨父？」徐雲嬌疑惑的看向蘇珍珠。

蘇珍珠一看徐雲嬌臉色就知道不對，徐長青沒有把她和姨母的關係告訴徐雲嬌，她自己說漏嘴了。

徐雲嬌聰慧伶俐，先前是覺得新眉姊姊命運坎坷，蘇珍珠又是京中貴女，彼此不可能會有親緣，長得相似只是巧合。現在一聽到「姨父」兩個字才醍醐灌頂，很多事情都有了解釋，比如她大哥說即使蘇珍珠不嫁寧王，他和蘇珍珠也沒可能……蘇珍珠是新眉姊姊的侄女，大哥對新眉姊姊用情至深，怎麼可能會移情到侄女身上？

她是幹了什麼事啊！

徐雲珠進來看到她姊表情怪怪的，就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徐雲嬌搖頭，她現在還有點回不過神。

客人來得越來越多，林家兩位夫人也來了。彭佳慧是林澤睿的夫人，這種時候自然不能缺席，王若語想了想，猶豫了會兒還是決定來，值得一提的是她懷上孩子了，已經有四個月了。

下午賓客離開前，王若語走到蘇珍珠身邊小聲道：「郡君，我有些話想和您說。」蘇珍珠眉梢挑了挑，把王若語帶到一個亭子裏。

王若語溫聲道：「明天郡君就要成親了，我先在這裏祝郡君和寧王夫妻恩愛，白頭到老。」

「謝謝。」蘇珍珠道：「不過妳應該不是為了跟我說這個吧？」

王若語笑了下，「我來是想和郡君說一下我大嫂的事。」

「彭佳慧？」蘇珍珠和她關係淡淡，禮貌性問道：「她怎麼了？」

王若語謹慎的往周邊看了看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我現在幫著大嫂一起管家，偶然發現了一些不對勁之處，然後我便讓人跟蹤了她的人，發現她每隔幾天就偷偷派人去城外的尼姑庵。」

「什麼樣的尼姑庵？」

王若語抿了抿唇，「修湘寧住的那個尼姑庵。」

修湘寧待的那個尼姑庵？蘇珍珠嘴角沉了沉，彭佳慧是去尼姑庵找修湘寧的嗎？她找修湘寧又是為了什麼？修湘寧、她姊姊、林澤睿……

電光石火之間，蘇珍珠突然靈光一閃——彭佳慧和修湘寧之間的聯繫就是林師

兄和她阿姊。以前林師兄沒有娶妻，她阿姊沒有出嫁的時候，她常看到林師兄望著她阿姊出神，難道說林師兄曾經有意於她阿姊？

「郡君，這件事是我意外得知，我不確定她派人去那的目的，我也是猶豫許久才決定告訴您的，若是與您無關那是最好，若是真的與您有關……」王若語欲言又止，「若語對不起郡君，希望郡君一切都好，所以我不敢賭這個消息與您無關而不告訴您。」

蘇珍珠微微頷首，親自送走了王若語。

她猶豫許久，考慮到她阿姊的關係，決定先不忙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，同時她派人去城外的那個尼姑庵監視修湘寧，只要彭佳慧派人去，不怕她查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
晚上，周氏來了寶華苑。

蘇珍珠有過一次經驗，知道周氏是來幹什麼的，不過上次她對林澤楷不在意，把周氏說的話當做耳旁風，這次卻不一樣，即便羞得臉頰紅彤彤，她也都聽了下來。周氏溫柔的給蘇珍珠梳髮，看著蘇珍珠羞怯的模樣欣慰一笑。雖有波折，但好在女兒最後嫁了一個她喜歡的人。

「今天過後妳就是寧王妃了，寧王寵愛妳，但妳也要擔起寧王妃的責任，替寧王分憂，知道嗎？」

蘇珍珠點點頭，「女兒明白。」

「乖。」周氏望著鏡子中的女兒感慨道：「當初妳生母生妳下來的時候看著只有丁點大，一轉眼就要成為別人家的人了。」

「娘，我捨不得……」側身抱住周氏，蘇珍珠聲音有些哽咽。

拍拍蘇珍珠的背，周氏溫聲道：「娘也捨不得。」

蘇珍珠抬頭，兩隻眼睛紅紅的，「那，要不我明天不嫁了吧？珍珠一輩子陪在爹娘左右，想必大哥和二弟也不會嫌棄我當老姑娘的。」

周氏被逗笑了，嫁女的不捨之情稍緩，揶揄蘇珍珠道：「妳明天不嫁，只怕寧王要來搶人了。」

蘇珍珠把頭埋在周氏懷裏，悶聲悶氣的道：「他來搶我也不想走，我不想離家！」

周氏溫柔的安撫，「娘知道。」

晚上，蘇珍珠作了一個夢，夢到了第二天的婚禮。

夢中天朗氣清，涼風習習，寧王來接親了，她也穿上了鳳冠霞帔，但是在上花轎的時候她不幹了，死活不上花轎，要寧王入贅到蘇家當上門女婿。

寧王的臉黑沉沉的，但蘇珍珠一點不怕，還把蓋頭都給掀了，瞪大了眼睛和寧王對視，好像她瞪贏了就可以讓寧王入贅似的。

蘇家這邊除了蘇承宗，其餘人都在勸她不要鬧了，只有蘇承宗一人在為她加油打氣。

寧王沉著臉走到她面前，「妳究竟上不上花轎？」

蘇珍珠挺了挺胸，堅決不上花轎。

寧王突然勾唇，和平時溫和有禮的笑容不同，透著邪氣，她還沒從那個笑容裏反應過來，就被他攔腰抱起甩到了馬上，然後啪的一聲，打了她的屁股，嘴裏還道——

「讓妳不聽話，該打……」

被當眾打屁股的羞恥讓蘇珍珠驚醒了，此時天還未亮，外面黑乎乎的，看著熟悉的床帳，她鬆了口氣。幸好只是作夢，只是未免太真實了一點，現在回想起夢中的場景，她都忍不住想尖叫，可她為什麼會作這樣的夢？難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，問題是她也沒想讓寧王打她呀？

吉時是在初九的下晌，蘇珍珠醒了也沒起來，躺到外面天漸漸亮了，如意、如願她們等候在門口，她才起身讓她們進來服侍。

洗個臉的功夫，出來準備吃早飯，周氏和蘇明珠就已經來了，還有被抱在懷裏的天雪。

唯一的妹妹出嫁，蘇明珠昨天來了就沒回去。

看見蘇珍珠，天雪在蘇明珠懷裏拱了拱，朝蘇珍珠伸了手。

蘇珍珠熟練的抱過天雪，什麼話也沒說，先在她嫩嫩的臉蛋兒上親了一口，親得天雪咯咯的笑出聲。

等她們兩個親熱了會兒，蘇明珠才將天雪抱回去，讓蘇珍珠快點吃了早飯準備梳妝。

「這麼喜歡孩子就趕緊自己生一個。」蘇明珠道。

蘇珍珠嘟嘴，朝周氏撒嬌，「娘，您聽阿姊說的。」

周氏親自拿筷子給蘇珍珠佈菜，「妳姊姊說得沒錯，寧王也不小了，以前沒孩子是未成親，現在都成親了，就是他下著急，毓貴妃娘娘和皇上也是著急的。」

蘇珍珠小聲嘀咕，「可這也不是說懷就能懷上的啊。」

周氏自信一笑，「放心，這段時間娘都給妳把身體調理好了，相信很快就會有好消息的。」

蘇珍珠這半年來喝了不少的東西，每次問周氏，她都說是給她補身體的補品，現在看來是為了調理她身體用的。

用過早膳，來為蘇珍珠梳妝的女官也都到了。

兒子成親，皇帝特意罷朝一日。自從那天因為寧王送聘禮一事，毓貴妃和皇帝說了那番話後，皇帝就一直沒來朝陽宮，不過卻也沒去其他宮，而是待在勤政殿。他正在批閱奏摺，一個小太監忽然急急的衝了過來，停在門口處，著急的看向鄧公公。

鄧公公皺了皺眉，走過去和小太監低語幾句，然後便急急走向皇帝，「皇上，貴妃娘娘要出宮！」

「什麼？」皇帝手一頓，毛筆在字跡工整的奏摺上滑出一道礙眼的長線，他抬頭看向鄧公公，語氣冰涼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鄧公公忙轉述那個小太監的話，「娘娘說今兒是寧王的好日子，她要去寧王府。」

皇帝聞言緩緩吐出一口濁氣，剛才他聽到鄧公公的話還以為毓貴妃是要離開這個皇宮。他低頭把毀了的奏摺單獨放到一邊，拿起另外一本奏摺，「貴妃要去就去了，用得著這麼大驚小怪的嗎？」

鄧公公愣了一下才應聲。

王爺成親，生母若為妃嬪，按禮是不能出府觀禮的，前幾天皇上不去朝陽宮，他還以為是生貴妃氣了，現在看來還是放不下貴妃娘娘。

他正想著，又聽到皇帝道——

「安排步輦。」

「是。」鄧公公道：「奴才這就安排。」

鄧公公行了禮往後退幾步，轉身就要離開，忽然皇帝放下毛筆，語氣有種無可奈何，「算了，朕陪她一起去。」說著皇帝就起身往朝陽宮走去，鄧公公趕緊跟在後面。

毓貴妃看到皇帝過來一點也不吃驚，只道：「宸兒好不容易成親了，臣妾想出宮一趟，皇上應該不會不允許吧？」

皇帝坐下，「朕和妳一起去。」

毓貴妃笑了，坐到皇上旁邊問：「皇上不生臣妾的氣了？」

皇帝別開和毓貴妃對視的目光，端著茶盞道：「看在今天是宸兒好日子的分上，朕就大度一回，不和妳這婦道人家計較了。」

毓貴妃噗嗤一聲笑了出來，皇帝瞪她幾眼，毓貴妃非但沒有收斂還笑得越發肆無忌憚。

皇帝有些惱怒，起身就要走，一句「朕不去了」還沒說出口，毓貴妃先他一步說道——

「好了，都是臣妾的錯，多謝皇上大人大量原諒臣妾。」

道歉的話卻用含著笑意的語氣來講，聽著帶著些許縱容的意味。

皇帝回頭看著毓貴妃，看了好一會兒，目光幾變，最後無奈歎氣，「走吧，再不走就趕不上吉時了。」

第四十三章 大婚當日

知道蘇承宗看重女兒，蘇燁霖和蘇燁華也捨不得蘇珍珠，寧王早早就帶著迎親的隊伍到了蘇家，果不其然，在大門口就被人攔下來了。好在寧王也有準備，雖費了一番功夫還是進了大門。

這時一人快馬來到蘇家，走到正在二門前掙扎的寧王面前道：「皇上和毓貴妃已經出了午門，正往寧王府趕去。」

寧王一怔，他沒有想到母妃會來，更沒想到父皇會跟著一起來。

蘇家的賓客一聽皇帝居然出宮參加寧王婚宴也是驚得不行，皇帝的四個兒子，也只有這小兒子有這個殊榮。

幫著來迎親的人露了急色，總不好讓皇帝等著吧？

徐長青站在二門前，含笑道：「王爺，今兒就算是皇上去了寧王府，您也得過了我們這關才能進去。」

和徐長青一起守門的人聽到這話立即吆喝起來。

寧王看著面前俊逸出色的徐長青覺得一陣頭痛，他怎麼也來湊熱鬧了。

剛才賓客們看到徐長青在攔門也是驚訝，定國公府和蘇家關係竟然這樣好嗎？

寧王和蘇家聯了姻，而和蘇家交好的人家無不都是有實權有地位、在朝中舉足輕重的人，再加上寧王本身的勢力，還有皇帝也出宮參加寧王的婚禮，難道寧王登位是大勢所趨？

一時有些人家都後悔禮物送輕了，恨不得再去加送點東西。

聽著外面的熱鬧，蘇珍珠抿唇一笑，讓周氏幫她蓋上紅蓋頭。蓋頭垂落，眼前一片暗紅，她垂首看到裙上用金絲銀線繡成的鳳紋，鳳紋很精緻，只看繡紋似乎就能感覺到新婚的喜悅。

熱鬧聲越來越近，徐雲珠興奮的跑進來告訴她——

「蘇姊姊，王爺到院外了！」

而蘇家三兄弟皆守在寶華苑門口。

一身喜袍的寧王躬身一揖，開口就是，「大哥、二弟、三弟。」

蘇家三兄弟，「……」

跟著過來的迎親團以及看熱鬧的賓客一聽寧王這稱呼先是愣了一下，隨即人群裏爆發出猛烈的笑聲。在笑寧王的同時，這些人也明白寧王是多麼看重寧王妃，不過若是不看重也不會送那麼多的聘禮來，娶皇后都差不多了。

聽著眾人的笑聲，蘇燁霖臉色不怎麼好，他是不怎麼贊成二妹嫁入皇家的，可那個時候他不在京城，知道的時候已經成了定局，而且二妹又這麼喜歡他。

蘇燁霖看著寧王沉聲道：「寧王，雖然您是王爺尊貴無比，但珍珠也是我們蘇家捧在手心裏的姑娘，從小沒有受過一點委屈，今天嫁給您，您若敢讓她傷心流淚，我們蘇家不管您的身分如何尊貴，哪怕賠上我們整個蘇家，我們也會替珍珠討回公道。」

寧王拱手一揖，神色鄭重，「請大哥放心，趙宸願以性命發誓，此生只有珍珠一人，珍之愛之，不會讓她受半分委屈，若違背此誓言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」

賓客們先是驚訝蘇家對蘇珍珠的看重，這樣的話，若是由蘇家二少爺、三少爺來說都沒有這麼重的分量，可蘇燁霖是誰，他是蘇家的接班人，是朝廷裏一顆冉冉升起的星星，他的話就像是一個承諾。

然而不等賓客們從蘇燁霖的話裏回神，聽到寧王的誓言，他們驚得倒吸一口涼氣。男人一生只有一個女人不是沒人做得到，可用性命發誓不讓她受半分委屈，誰敢發下這樣的誓言？

徐雲珠跑進跑出的當了蘇珍珠的傳話筒，聽到寧王的那幾句話，蘇珍珠咧嘴一笑，比吃了蜜還要甜。

得了寧王的話，蘇家三兄弟勉強滿意了些，打開院門，蘇燁霖走到蓋著蓋頭、坐在床上的蘇珍珠面前，「珍珠放心，蘇家永遠是妳的家，我永遠是妳的大哥。」

眼淚再忍不住，蘇珍珠忍著抽噎點頭。

蘇燁霖轉身在蘇珍珠面前彎下腰，「哥哥背妳出去。」

蘇珍珠趴到蘇燁霖的背上，想起他們都是小孩兒時的場景。那個時候她和阿姊最喜歡的就是讓大哥背她們兩個。幼年的事彷彿才在昨日，可今天她就要離開蘇家。眼淚越流越凶，她趴在蘇燁霖的身上，眼淚浸濕了蘇燁霖的肩膀。

蘇燁霖微微側頭，低聲對蘇珍珠道：「不哭，哥給妳把院子留著，以後妳想回來便回來，哥哥永遠為妳敞開大門。」

蘇珍珠嗚咽著噙了聲。

出了寶華苑，蘇燁霖背著蘇珍珠去正院拜別父母。若是尋常人家嫁女兒，這女婿也是該和一起拜的，只是寧王到底是皇家人，他雖不介意但難保不會給蘇家帶來麻煩，於是在蘇珍珠跪別的時候他便在一旁彎腰作揖，對於身分尊貴的寧王，這也算是難得了。

辭別完父母，周氏說了幾句希望女兒女婿琴瑟和鳴的祝福話，蘇承宗卻是道：「王爺，我不信什麼誓言，您要是敢對我女兒不好我就能把她接回來，您自己看著辦吧。」

寧王含笑著自信道：「岳父沒有這個機會的。」

蘇承宗哼了聲，「但願如此。」

蘇燁霖又將蘇珍珠背起，今天是蘇珍珠成親的日子，除了跪別父母，其他時候都不能下地。

出了蘇家大門，蘇燁霖把蘇珍珠背進花轎，看著一身喜服的妹妹，他溫聲道：「去吧，哥哥在後面送妳。」

「大哥！」蘇珍珠情不自禁的喊出聲，眼淚一串一串的往下掉。

蘇燁霖眼眶也泛了紅，他輕輕的擁了擁蘇珍珠，低聲安撫，「乖。」

他退出花轎，騎上小廝牽來的馬，蘇家三兄弟一起給蘇珍珠送嫁。

寧王對蘇承宗和周氏拱了拱手，騎上馬從另外一條路回寧王府。

花轎搖搖晃晃，聽著一路上的熱鬧，等到寧王府的時候，蘇珍珠的心情也平復了下來。

花轎落地，女官扶出蘇珍珠，把紅綾的一端送到她手裏。她輕輕用力拉了一下紅綾，感覺到另一端同樣被人握著。

寧王府主人大婚，寧王府處處掛著紅綢。

正堂裏，皇帝和毓貴妃分坐上首，毓貴妃斜了皇帝一眼，「臣妾只是個貴妃，坐在這個位置好像不太好，皇上覺得呢？」

皇帝無奈的看著毓貴妃，「妳是宸兒的母妃，怎麼不好了？」

「是嗎？」毓貴妃撐著下顎挑挑眉，「可是臣妾只是母妃啊，這可是母后該坐的位置，臣妾今兒個坐在這兒受了禮，恐怕明天就有人說臣妾沒規矩吧。」

皇帝揉了揉眉心，「參妳的人那麼多，朕何曾讓妳受過委屈？」

毓貴妃嘴角彎了彎，目光看向朝他們走來的一對新人，輕笑了聲，聲音飄渺，「您沒讓臣妾受委屈，是因為臣妾自己先把委屈嚥了下去，您又怎麼會看得著呢？」

皇帝心神一震，看著毓貴妃的側顏久久說不出話，「妳……」

「吉時到！」禮官朗聲喊道。

寧王和蘇珍珠緩步進了正堂，蘇珍珠從蓋頭下看到了寧王的腳，覺得有點大，不太符合他君子的形象。

「一拜天地！」

蘇珍珠深吸口氣，轉身跪地一拜。希望天地能保佑他們平安幸福。

「二拜高堂！」

王爺成親，皇帝一般是不會來王府的，前面三個王爺在這時都是對著皇宮的方向拜，但這次皇帝親來，自是對著他的方向拜了。

蘇珍珠跟著寧王一拜，磕頭時她聽到微微的抽泣聲。

皇帝勸著旁邊的毓貴妃，「這是大喜事，妳哭什麼哭？」

毓貴妃不客氣的回皇帝，「兒子成親臣妾感動不成嗎？」

雖然看不見毓貴妃的表情，但蘇珍珠可以想像出她的模樣，而皇帝定然對她這個婆母無可奈何。

「夫妻對拜！」

蘇珍珠和寧王相對一拜。

「送入洞房！」

在眾人起鬨的吆喝聲中，蘇珍珠被女官送到了新房所在的清寧苑。這個院子是定下親事後寧王才著手讓人修建的，名字也是取自蘇珍珠郡君的封號。

蘇珍珠剛坐下不久，永王妃和賢王妃，以及其餘幾個嫁了人的公主就來了。安王妃一如既往的沒出門，而側妃並不能進王妃的新房，所以這裏並沒有安王府的人。一行人說笑了一會兒後，永王妃就開口讓大家出去吃席，讓蘇珍珠好生休息一會兒。

一番折騰，蘇珍珠早就累了，聞言對永王妃生出幾分感謝之意來。說來三個妯娌，除開安王妃她不曾見過，這兩個都不是難纏之人。永王妃心思細膩，溫柔賢淑，是個很好相處的人；賢王妃雖然看著有些跋扈，實則心中有底線。

天色漸暗，皇帝沒讓眾人拜送，帶著毓貴妃坐著龍輦回了皇宮。

毓貴妃閉目養神，忽然聽到皇帝問道——

「妳最近怎麼了？」

毓貴妃睜眼皺眉，「什麼怎麼了？」

皇帝看著毓貴妃的眼睛，「妳知道我說的是什麼！」從趙宸定下親事開始，她就開始不對勁了，這段時間尤其厲害，就好像沒了顧忌，更加隨心所欲。

毓貴妃以前也很隨心所欲，宮裏沒人敢招惹她，可皇帝就是覺得她不一樣了，就好像……好像以前的她是假的、是裝出來的、是在應付他。

這個念頭冒出，皇帝心裏一震，只覺得像是有幾根針刺入心尖，疼得讓人喘不過氣。

毓貴妃淡淡一笑，「皇上誤會了，只是宸兒成親讓臣妾生出太多感觸罷了。」

「什麼感觸？」皇帝追問。

毓貴妃深深的看皇帝一眼，淺淺一笑，溫和從容，哪有平時半分的囂張跋扈。

「就是想，若有下輩子，臣妾還是不要碰到皇上的好，最好遇上一個平民百姓，

粗茶淡飯，雖然日子過得艱難，至少心是愉悅和自由的。」
說這話的時候毓貴妃嘴角帶著淡淡的笑，彷彿在期待著，期待和另外一個男人成親生子。

皇帝臉一沉，質問毓貴妃，聲音大得外面的宮人都聽得一清二楚，「妳明明說過下輩子還要遇到朕，還給朕生孩子，妳怎麼能出爾反爾？」

皇帝很生氣，可是長久以來的習慣讓他不會對毓貴妃發火，一張依稀能看出年輕時俊朗的面孔氣得通紅，連質問的語氣都莫名的帶了絲絲委屈的意味。

毓貴妃目光閃了閃，聲音帶著笑意，「皇上看不出來嗎？那是騙皇上的，這皇宮就是個牢籠，臣妾從來都不喜歡。」

看皇帝臉色越來越難看，毓貴妃又道：「不過皇上用不著生氣，雖然臣妾不喜歡這個皇宮，但臣妾還是會一直在這兒陪著您的，就是不開心罷了，這一點也不重要。」

皇帝，「……」

剩下的路，兩人沉默以對。

等龍輦停在朝陽宮前，毓貴妃下了龍輦，轉身對欲下龍輦的皇帝道：「皇上今天的公務應該還沒處理完吧，您去處理公務吧，臣妾就不打擾您了。」

言罷，毓貴妃福了福身，含笑離開，將皇帝扔在龍輦上。

鄧公公躬身在龍輦旁不敢說話，剛才龍輦內的對話他是聽得一清二楚。

皇帝忽然開口，「你說，朕對她還不夠好嗎？」

鄧公公愣了一下才明白皇上是在問他，斟酌了下，才大著膽子道：「或許皇上給的並不是娘娘想要的。」

皇帝聞言，不發一語，只是若有所思。

皇帝和毓貴妃一走，這婚宴才真的熱鬧了起來，一群人圍著寧王敬酒。

其他人的酒寧王可以讓人代喝，但蘇家三兄弟、徐長青以及林澤睿的酒卻是不能夠的。

輪了一圈，蘇燁霖再次端起酒杯敬到了寧王面前，「剛才那一杯是恭賀我妹子的，她沒在，您是她夫君您幫她喝了，現在這一杯是我這個當大舅子的敬您的，您不會不喝吧？」

寧王早就知道會有這麼個情況，但他能不喝嗎？不能。

輪著輪著輪到了徐長青，他的話十分簡單，但寧王更無法拒絕。

「這是我替她姨母敬您的，祝您和珍珠琴瑟和鳴，子孫滿堂，恩愛到白頭。」

寧王看了徐長青一眼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。

好在他們幾個也有分寸，到底是珍珠的洞房花燭夜，總不能讓她去伺候一個醉鬼吧。見寧王有了醉態就沒再灌他了，讓江流扶著他離開。

有賓客喝多了，見寧王要回新房洞房了，鬧著要去鬧洞房，徐長青和蘇燁霖見狀守在寧王離開的路口，冷眼一掃，那些人就乖乖的回去了。

離得遠了，才有人奇怪，「這定國公世子和蘇家是什麼關係啊？」

「不知道，不過聽說他還去蘇家守了門的，後來又跟著花轎一起來了寧王府。」
一個人壓低了聲音猜測，「難道他對寧王妃有意？」

他們雖然沒見過這個寧王妃，但清寧郡君的美名早就傳遍了京城，哪個男人不愛美女，徐長青看上寧王妃也不奇怪。

「應該不會吧，真要如此，他還能這麼鎮定的送清寧郡君出嫁？」

清寧郡君是皇家婦，他們不敢多言，此時一個人來敬酒，他們就又喝了起來。
他們疑惑的事也是蘇燁霖疑惑的，之前一直忙著沒問，現在沒人過來打擾，蘇燁霖就開了口，「今天一天勞煩世子了。」

都是聰明人，聞弦歌而知雅意，徐長青扭頭看一眼蘇燁霖，淡淡一笑，「我與珍珠有些許淵源，把她當晚輩看待，你不用多想。」

蘇燁霖想不通妹妹和長年生活在邊關的徐長青會有什麼淵源，但明顯徐長青不願多說，他也不好再問，不過目前來看，他對妹妹還挺好。

忽然想起什麼，他皺眉問：「那寧王可知道？」

徐長青似笑非笑的看蘇燁霖，蘇燁霖沒覺得他問的有什麼不對，萬一徐長青影響到了妹妹夫之間的感情怎麼辦？

「知道，就是他一直不想面對。」

「嗯？」

折騰一天，蘇珍珠坐著都有些昏昏欲睡，眼瞼不停的往下垂，正恍惚著，忽然聽到開門的聲音，接著便是丫鬟給寧王行禮問安的聲音。

眼瞼瞬間抬起，心頭一顫，疲憊一掃而空，蘇珍珠坐直身體，等著完成最後的儀式。

親王成親的儀式僅低於皇帝與太子，除了挑蓋頭、交杯酒、吃餃子等民間俗禮外，還有許多皇家特有的禮節，這樣折騰一番，便是寧王也不能阻止蘇珍珠的睡意了。
等女官帶著多數丫鬟退下，寧王心疼的看著眼睛都睜不開的蘇珍珠，親手替她取下鳳冠，溫聲道：「先去洗漱一下好不好？」

蘇珍珠抬眼看寧王，迷迷糊糊的唔了聲，人卻沒有動，而是撒嬌的抱住了寧王的腰，低聲委委屈屈的說：「我想睡覺。」

寧王揉了揉蘇珍珠的肩膀，那鳳冠重量不輕，難為她戴這麼久了。

蘇珍珠不動，寧王也不催促，過了好一會兒等蘇珍珠緩過了那一陣兒，動了一下，他才輕聲說：「洗漱後再睡好不好？」

蘇珍珠點了點頭，如意、如願跟著她進了淨室伺候，洗漱的水聲不斷的傳進寧王的耳朵，讓他本就不靜的心越發的亂了。

起身出了新房，他去旁邊廂房的淨室洗漱，回來時剛好撞上蘇珍珠從淨室裏出來。她穿著正紅色的寢衣，臉頰被熱水蒸得微微泛紅，顯得一雙杏眼越發的瑩潤黑亮。洗漱的時候蘇珍珠眯了一會兒，現在精神還不錯，見寧王盯著她不眨眼，笑道：「沒見過啊？」

說著在梳妝檯前坐下，如意正要給她擦頭髮，寧王走了過來，接過帕子讓如意下去了。

蘇珍珠回頭，挑眉笑問：「你會？」

「這有什麼不會的？」寧王用帕子裹住蘇珍珠的頭髮，再一點點慢慢的替她擦乾，動作溫柔得不可思議。

頭髮擦到半乾的時候，如意進來稟報宵夜已經準備好了。

蘇珍珠去看寧王，寧王道：「剛才那一桌子都冷了，我讓他們重新準備了一桌。」洗漱前太暈，蘇珍珠都沒察覺到餓，現在一聽有飯吃，肚子瞬間響了起來，她的臉蹭的一下就紅了。

寧王笑了下，拉著蘇珍珠去了外面吃飯。

讓蘇珍珠有些意外的是，桌子上不僅有飯菜還有一壺酒。

寧王拿起酒壺倒了兩杯，一手端起一杯酒，將右手的酒送到蘇珍珠面前，含笑道：

「剛才喝的是交杯酒，這杯是祝賀我們新婚。」

蘇珍珠接過酒杯，兩人相似一笑，各自飲盡。

寧王準備的是果酒，味道酸甜還不醉人，蘇珍珠一邊吃飯一邊和寧王對酌，等吃完飯的時候一瓶果酒也見了底，同時她臉上也泛起了不正常紅暈。

果酒不醉人說的是不醉經常喝酒之人，像蘇珍珠這種平常滴酒不沾，突然喝了半瓶，不醉才怪，但她也不是完全人事不知，拒絕了寧王的懷抱，非要自己走向內室。

越走眼睛越花，還沒到床畔她腿一軟就要跌倒，好在寧王在她身後，連忙將她抱住，身子一轉，抱著她坐到了床上。

蘇珍珠抱住寧王的腰，頭蹭了蹭寧王的胸膛，低聲喃喃，「你知不知道我們能有今天都是老天開恩？」開恩讓她重新活了一回。

寧王不知道其中真相，只當這是蘇珍珠一時感慨，他垂首親了親蘇珍珠額頭，一隻手停在她脖子處的鈕扣上，「珍珠，今天是我們的洞房花燭，妳明白是什麼意思吧？」

他的聲音低沉沙啞，像是在忍耐，又像是在克制著什麼。

蘇珍珠濃密纖長的睫毛顫了顫，抬頭，眼神委屈巴巴的看著寧王，「我明白，就是你要占我的便宜。」

寧王愣了一下，低聲輕笑，「是，所以妳允許我占你便宜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蘇珍珠咬著唇，半天沒說出可是什麼。

寧王從來都是有耐心的，「可是什麼？」

蘇珍珠捂住嘴巴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半晌，表情很認真的對寧王說：「可是我剛剛才吃了飯，得先漱口。」

寧王，「……」

蘇珍珠不管寧王的震驚，從寧王懷中掙扎著起來往淨室走去，寧王又是好笑又是無奈的跟了上去。

漱個口順便洗了個臉，雖然頭還暈暈的，但比之前要清醒許多了，想到接下來的

洞房花燭，蘇珍珠有些不好意思。

寧王方才喝多酒了，避免一會兒在緊要關頭出糗，他去了恭房。

蘇珍珠先他一步上了床，像平常她在家那樣蓋好被子準備睡覺。

當人閉上眼睛的時候，聽覺就會越發的敏銳，此刻閉了眼的蘇珍珠便是如此，她聽著寧王的腳步聲越來越近，最後停在床邊。

她聽到他輕輕笑了下，像是在笑她傻，洞房花燭夜，豈是她能躲過的？

「珍珠是怕了嗎？」

蘇珍珠咬了下唇，睜眼嘴硬道：「夫妻敦倫，人之常情，我為什麼要怕？」

寧王眉稍微揚，看蘇珍珠的目光裏帶著笑意，「那就好。」

蘇珍珠張嘴還想再說點什麼來證明她真的不怕，結果寧王抬手就解起了他睡袍的鈕扣，一顆又一顆，直到腰腹，在他拉開衣服的一瞬間，蘇珍珠還是忍不住的輕輕叫了一聲，然後閉上了眼睛，只聽見衣服的摩擦聲。

應該是他把睡袍脫了。

龍鳳被被拉起，有人躺到她的身旁，和女兒家完全不一樣的氣息瞬間向蘇珍珠襲來，她眼臉顫了顫，正要睜開，忽然感覺到寧王的手指撫上了她的眼眸，輕輕的，帶著無限憐愛。

佳人在懷，便是寧王也難以抗拒，他輕輕一笑，翻身在上，低頭往他垂涎已久的地方親了上去。

蘇珍珠身子一顫，幾息後她放開捏得緊緊的被角，輕輕環住她上方的男人，嘴裏呢喃，「趙宸。」

寧王身子一頓，在蘇珍珠耳邊道：「再叫一聲，叫名字。」

「趙宸、趙宸、趙宸……」

蘇珍珠每喚他一聲，寧王便低低的嗯了一聲，最後一聲消失在他的唇邊。

屋裏的燭火不知什麼時候燃燒完了，只有那龍鳳燭台依然幽幽的晃著，成雙成對的見證著這個美麗的夜晚